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(10)

太平天国

文图本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(10)·

太平天国

文图本

李云 改编
贾军强 刘爱忠 绘图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全 力

封面设计:高 军

版式设计:蔺 钧

绘 图:贾军强

刘爱忠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太平天国

李 云 改编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正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20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7-5418-1091-6/I·315

定价:10.00 元



1

话说鸦片战争后的 10 年，中国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战争中的军费开支，战后的巨额赔款，都落在百姓身上。清政府的赋税不仅重，而且名目繁多，加之水利失修，连年发生水灾。从鸦片战争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，黄河就有三次决口，死亡人数达百万以上，长江也发生百年未有的特大水灾。大批民众颠沛流离，无家可归。真可谓“不论盐钱不等河，独倚东南涕泪多。国赋三升民一斗，屠牛那不胜栽禾。”只弄得农民“租种二亩田，要交十道捐；衣衫不遮身，烟囱不冒烟。”

公元 1842 年初，湖南数千农民起义，杀死当地知县；





2

公元 1843 年，云南彝族人民起义，杀死当地知州；
公元 1844 年，台湾人民起义，与清兵展开多次战斗。

当时南方的民间秘密组织很多，如三合会、哥老会、天地会等。但因这些组织发动的武装起来都如过烟云烟，未能成气候。譬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天地会来说，其组织虽然庞大，但人员非常松散，又无一个真正以动员广大农民的政治口号，结果其起义随起随灭，难以持久。惟有洪秀全和冯云山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，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和严密的统一组织，因此，使得起义的规模持续时间最长，影响最深远。

公元 1814 年，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，因家中人多地少，家境贫寒，其父不得不携全家迁到官禄布开荒度日，经过几年的辛勤开垦，有了几亩薄田。

洪秀全天资聪慧，七岁入私塾读书，学习勤奋，十二、三岁时已学了不少经史诗文。在他十六岁时，由于家境贫困而失学。十八岁时，村里人见他颇有学识，就聘他为乡村教师，从此，他以教书为业。

洪秀全为争取功名，从十六岁起就参加科举考试，直到三十一年，先后四次去广州参加全省乡试，都名落孙山。他悲苦失望





之余，看到自己不是名门望族，无钱贿赂考官，渐渐从梦幻中苏醒过来，开始寻找另一条改变自身命运及社会现状的道路。

公元 1836 年春，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试时，有一次在街上闲转，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手里得到一套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《劝世良言》。此时，他并未在意，回家后便束之高阁。在他科考屡屡受挫后，便翻阅该书，竟被上帝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观念所吸引，自以为发现了真理。于是，他自称是天父耶和华的儿子、基督的弟弟，下凡转世，拯救众生。他自行洗礼，创立拜上帝教。他宣传拜上帝，便先找到冯云山和他族弟洪仁玕。



冯云山比洪秀全小一岁，出生在花县的禾落地村，与洪秀全住的官禄布村不远。他的家境、科考与洪秀全差不多，也是乡村教师，便与洪秀全一拍即合，共同创立拜上帝教。

3

公元 1844 年 4 月，洪秀全与冯云山来到广西贵县的赐谷村传教。不久，洪秀全返回故乡，而冯云山则留在当地继续传教。当年 9 月，冯云山来到桂平，在该县城以北的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教，几年间便发展会员三千多人。杨秀清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和秦日纲等，都是这一时期参加拜上帝会的。



此时，洪秀全在家乡著书立说，紧张地进行宗教教义的创作。几年间先后写成《原道教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原道觉世训》、《百正歌》和《改邪归正》等几篇重要著作。在这些作品里，提出的“天父上帝人共”、“普天之下皆兄弟”等，是在宣传政治平等的思想，这些作品也奠定了拜上帝教的基础。



公元 1850 年 7 月，洪秀全要求各地拜上帝会的信徒在紫荆山下金田村集合，响应者有一万之众。



公元 1851 年 1 月，洪秀全在其三十八岁生日时，宣告起义，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帜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从此拉开序幕。





杨秀清祖籍也是广东。其祖辈流落到广西，幼年父母双亡，由伯父抚养成人。他是个烧炭工，穷得要命，所以三十好几也没有讨上媳妇，他长相平平，一点也不威武，却有一种天生的、令人敬畏的气质。他沉默寡言，却重哥们义气，有钱大伙用，罪过他一个人当，他以其人格力量赢得紫荆山里烧炭工们的拥戴。体格健壮的肖朝贵，是杨秀清手下最得力的干将。

韦昌辉世居广西桂平县金田村，在当地算是屈指可数的富户。韦昌辉虽然人很精明，但科举屡屡不中，父亲只好花了几百两银子，为他买了个进士的功名。

不想就在韦家张灯结彩大宴宾客的当天晚上，一伙强盗打劫了韦家，不仅刀劈了进士匾，还强暴了韦昌辉的妻子。谁知祸不单行，官差来他家调查遭抢情况，见进士匾被劈碎丢在墙角，反诬韦家对朝廷大不敬，将韦父韦源押入县衙大牢。

韦昌辉愤愤不平，气得差点吐血，便向杨秀清救助。后来，





5



冯云山花了三百两银子买通知县，这才放回韦源。从此，韦昌辉父子为报答冯云山的救命之恩，率韦姓全族人加入拜上帝会。

石达开身材伟岸，长得一表人材。他住在贵县奇石圩，自幼读了不少书，有经略四方之志，因而受到冯云山的赏识。

在起义军誓师立国之际，洪秀全高坐将台，此时黄罗伞罩顶，黄龙袍加身，他似乎透过如林的旗海和涌动的人头，看到上帝在向他微笑，他认为这不是梦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。在骨干会议上，洪秀全宣传未来的新国家叫太平天国，他所统率的圣兵叫太平军。

拜旗后，杨秀清宣布今日为天朝立国之日，普天同庆。顿时，鞭炮炸响，万众欢腾。忽然，杨秀清浑身抖动，其妹杨云娇喊道：“天父下凡，诸位听宣……”

洪秀全等众都齐刷刷跪下，瞧着天父在杨秀清身上如何附体，都说些什么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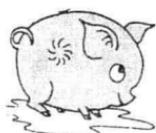
杨秀清手舞足蹈地说：“我是天父下凡，我派你主洪秀全下凡做天王，他出一言即是天命，你们要言听计从。你们要真心扶主顾王，不得大胆放肆，不得怠慢，同心同德共建太平天国。”

众人统统称是。洪秀全刚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生怕此时“天父”说出什么与起义相背的话来，那可就不妙了。

杨秀清又说：“杨秀清、肖朝贵也是你主兄弟，他们下凡扶主，你们也要遵命，不得怠慢。”

众人齐声答应。听到这儿，洪秀全的心又悬起来，偷眼看了一下冯云山，忐忑不安起来。其实，在组织拜上帝会的过程中，冯云山所做的工作远远要比杨秀清、肖朝贵多，甚至比洪秀全本人都要多。杨秀清如今借天父附体之际，撇开冯云山，多少让洪秀全有些措手不及，不免有些恼火。

所幸肖朝贵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在洪秀全的目光示意下，也假借天父附体，杨秀清以下众人纷纷跪下听命。肖朝贵十分聪明，





并未推翻“天父”的成命，只是将冯云山、韦昌辉、石达开补充进来。

洪秀全自然心满意足，顺水推舟，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，肖朝贵为前军主将，冯云山为后军主将，韦昌辉为右军主将，石达开为左军主将，前、后、左、右主将受杨秀清节制。

宣布了任命，洪秀全多少有些心慰，着实感激肖朝贵的机灵与忠诚，如果只封了杨秀清、肖朝贵，那么冯云山、韦昌辉、石达开就摆不平了。唯一让他心里不安的是冯云山的名次排列，他本应是名正言顺的第二号首领，如今却名列杨秀清、肖朝贵之后。

事后，洪秀全曾找冯云山谈起此事。冯云山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是应该的。杨秀清、肖朝贵都拥有一方的教众，对天国兴亡举足轻重。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何必计较这名次呢？”

洪秀全忐忑不安地说：“我有心调整一下，但他们一个是天父下凡，一个是天兄附体，有了这种身份，不好办呀。”

冯云山劝他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牵挂，只要杨秀清、肖朝贵能为天朝兴盛而战就行了。

然后，他俩又谈起肖朝贵与洪秀全妹妹洪宣娇的婚事。冯





云山知道洪宣娇真正喜欢的是林凤祥，所以建议洪秀全不要硬来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洪秀全为了能从杨秀清身边拉来肖朝贵，以及他的“天兄”身份，却非要把妹妹嫁给肖朝贵不可。

太平天国建号立国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清朝皇帝咸丰自然坐不住了，连忙召集军机大臣与近臣们商议对策。

咸丰此时身边最红的大臣是他的老师杜受田。这个干瘦老头认为长毛有些不同寻常，不属于乌合之众，应该及早扑灭为好。

咸丰为难地说：“原本想派林则徐去督剿广西之匪的，但他却病在路上，如今用什么人好呢？”

杜受田推荐了因病回家修养的两江总督李星沅，咸丰只好准奏。

李星沅作为钦差大臣，于1850年12月中旬起程，次年1月初抵达省城桂林，当即召集巡抚周天爵和提督向荣前来议事。

这向荣虽年过半百，却好战成瘾。他出身行伍，随征青海、





新疆，从提标到游击，从总兵到提督，可谓一步步走出。他比旗人将领能吃苦，能打仗，却不居功自傲。

向荣并不像李星沅那样把太平军看得那样可怕。他在张格尔平叛，不久前又在湖南围剿过天地会义军，认为太平军来自穷乡僻壤，不比天地会高明。他唯一的担忧就是兵力不足，难以将太平军一网打尽。

李星沅立功心切，想采用“击散分攻，去其巢穴”的办法对付太平军。周天爵也认为集中精兵强将，一鼓作气荡平紫荆山。

向荣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这精兵强将从何谈起？除了我带的二千湖南兵，本省兵勇根本不能用，充其量能有六千兵卒。而长发能作战的有万余人，而且占据险要关隘，急于进攻，恐怕事得其反。”见李星沅、周天爵坚持要打，他也只好从命。

公元 1851 年 2 月 18 日。向荣带领清军主力向牛排岭太平军防线攻击，左右以刘继祖、张钊、张琳打侧翼。

不想太平军早有防备。林凤祥、李开芳的伏兵从盘石等村庄杀出，官军中了女营埋设的地雷，伤亡惨重。太平军两路后备队又左右杀出，将向荣的人马击溃。

向荣气极败坏，请李星沅坐镇浔州收拾残局。李星沅生怕惹火烧身，不肯前往，向荣也只能吹胡子瞪眼。

后来，官军与太平军又在三里圩开兵见仗。太平军的骑兵、步兵轮流冲杀，官军不战自溃。

李星沅亲自督战，喝令不准退却，可退兵如潮水，把他的坐骑也弄翻了。李星沅跌落马下，气得一连吐了几口鲜血。

向荣见不对路，便想“擒贼先擒王”，亲自带领几百骑兵去偷袭洪秀全。洪秀全根本没有觉察，虽有蒙得恩和众卫士保护，仍是危机四伏。幸亏曾水源发觉，领人杀败官军，救下洪秀全。

周天爵见三里圩兵败，便上推下卸，将责任都推给李星沅、向荣身上。李星沅、向荣也不是善茬，立刻联手反击，联名攻击



周天爵。咸丰皇帝相信了他们，痛责周天爵。周天爵又惊又吓，便一病不起。

太平军本应利用这绝好时机杀出广西，但洪秀全、杨秀清却把上万大军分屯于七十多个村落，消极防御，人心开始不稳。后来，李星沅在军营病故，官军一时无主，没有对太平军进行围剿。在大战间歇，洪秀全怕夜长梦多，下令让肖朝贵、洪宣娇成婚。

自从三里圩惨败后，咸丰皇帝对杜受田就不那么言听计从了，认为是杜受田的用人失当，才导致三里圩的兵败。经过一番思索，咸丰大胆启用年纪尚轻的肃顺，任命他为内阁大学士。

此时，他已接到李星沅病故的奏报，当即在养心殿召见杜受田、赛尚阿、肃顺等人。咸丰忐忑不安的是，周天爵与向荣不和，难以控制目前广西的局面。

咸丰毫不客气地对杜受田说：“都是你力荐周天爵，如此无能。汉人这样无能，看来只好换旗将吧。”

赛尚阿又说周天爵参奏向荣不会领兵，咸丰很恼火这狗咬狗的把戏，便命革去周天爵的总督衔，让他回桂林去做巡抚，又要将向荣交刑部严办。

肃顺为向荣打抱不平，认为他用兵受周天爵掣肘，不能得心应手，所以才屡遭败绩。

后来，杜受田和赛尚阿都主张派大员前去督师，可落实到人头上，却都是无用之辈。咸丰好生恼火，便派赛尚阿前去。

赛尚阿不敢违命，只得从命。咸丰倒也痛快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并赐尚方宝剑，只望他能高奏凯歌。

此时，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已先行入广西。太平军面对强敌，在杨秀清的中军帐商议对策。杨秀清毕竟有勇有智，调兵遣将一番，沉着应敌。冯云山坐在一旁听着，由衷佩服杨秀清，觉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，也没读过兵书战策，却思路清晰，很有韬略。



9





10

肖朝贵领人与乌兰泰匆匆交战几个回合，佯败而走。乌兰泰立功心切，不知有诈，催兵追击，结果遭到惨败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李秀成脱颖而出，率领六个兵士独踹敌军千人营盘，出奇制胜，一夜成名。

洪秀全闻听，认为李秀成是个将才，正要大力提拔。不想杨秀清嫉贤妒能，只封他为两司马。

洪秀全颇感意外，情不自禁看了李秀成一眼，见他脸上明显露出不满的神情。

罗大纲要李秀成谢恩，李秀成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两司马不过管着二十四个兵丁，我以前管的长工不止这么多。”言毕，扬长而去。

杨秀清正要发怒，被肖朝贵劝住，肖朝贵也认为实在委屈了李秀成。见杨秀清振振有词，洪秀全不好再多说什么，示意肖朝贵出去安慰李秀成。





—



赛尚阿亲临广西，官军自然为之一震。他当即召见了向荣、乌兰泰等将，以及刚进广西的巴清德、长瑞、长寿等人。

赛尚阿认为只有精诚团结，步步为营，才能将长毛剿灭，如果诸将再各怀心腹事，不能协同一致，必要严惩。

向荣建议说，太平军过于迷信天险，疏忽侧翼，只有正面佯攻与侧后迂回兼用，必能击溃长毛。赛尚阿听得频频点头，依计而行。

太平军果然被向荣的用兵之策弄得四面楚歌，被官军困在大山之中，粮草接济不上，只好想办法突围。

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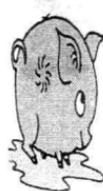
见冯云山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等落座，杨秀清开门见山地说：“目前几处要塞失守，我们没了粮草，不能坐以待毙。”

石达开认为太平军早该向大城市发展，冯云山很是赞同。杨秀清心中不悦地说：“凭我们这点力量，想进南京，占北京，只能是痴人说梦。我是想多积蓄些力量，待羽翼丰满再展宏图，这难道错了吗？”

洪秀全劝他们不要争吵，眼下突围要紧。杨秀清只好决定北上，打算向湖南、湖北发展，命肖朝贵率领罗大纲、林凤祥、李开芳为开路先锋，韦昌辉、石达开断后，于后日冒雨突围。

太平军在赛尚阿还在酣梦中时，就开始向北转移。洪秀全





坐在摇晃的篷车中，蒙得恩等人寸步不离。

不久，李开芳前来报告，说前军主将肖朝贵率林凤祥、罗大纲两支人马已经突破黔军、滇军占据的古城坳，将清军的主力都吸引到正南方向。洪秀全长出了一口气，暗自庆幸。

此时，官村岭的向荣受到四面攻击。天降大雨，双方火炮都用不上，只能刀枪相拼。肖朝贵率林凤祥从左面冲击，冯云山率李开芳在中路，罗大纲在右路，三军猛攻向荣大营。

向荣仓促应战，见四面杀声震天，不能不承认长毛里有能人。他见炮枪派不上用场，只能且战且退，大批粮草都落入太平军之手。

洪秀全的大队人马到达界水时，天已经放晴，石达开早已在那儿恭候多时。洪秀全忙问战况怎样，石达开回答说：“肖朝贵、韦昌辉和罗大纲所率北路大军沿蒙江在大黎口、榕树江口一带集结，南路军也挡住了清军。昨天，罗大纲已奉命领人马向永安进兵。”





待大兵集结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在大旺圩兵分水陆两军，迅速向永安进发。

当年9月23日，罗大纲率兵冲破古眉峡，直逼永安门户水秀，并击败清兵，抢渡眉江。次日黎明，

太平军在城东晒布岭、望布岭架设松木大炮轰城。

9月25日，攻城正式开始，太平军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围来，将永安小城围得水泄不通。

洪宣娇带叶明珠身先士卒，头一个登上城墙，与守敌拼杀。太平军战士个个奋勇争先，攻陷永安，将清军守将吴江、阿尔精阿的人头高挂在门楼之上。

永安陷落的消息传到清军大营，正在那儿督战的赛尚阿急得差点昏倒在地。他急忙催促向荣风风火火尾随而来，眼见永安城头飘动的义军大旗，连连叫苦，恼怒浔州协副将李青按兵不动。于是，这位钦差大臣便拿李青开刀，先送他见了阎王。

此时，北京皇宫养心殿里却是一片肃杀的气氛，咸丰勃然大怒，御座前跪着一地红顶子官员，还有好些皇族王公贝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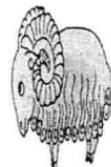
咸丰本想把无能误事的赛尚阿唤回来法办，肃顺劝应该让他戴罪立功。咸丰仍愤愤不平，非要罢免巴清德、向荣的官职不可。

肃顺奏说：“据奴才判断，长毛熟悉地理，声动击西，令我官军尾首难顾，加之粮草接济不上，向荣、乌兰泰不和，所以贻误不少战机。我认为应采用反间计，使长毛之乌合之众不攻自破。”

咸丰点头称是，令肃顺尽快写一道密谕，命赛尚阿依计而行。

公元1851年12月17日，洪秀全发布了封王诏令，永安城如同过节一般热闹。

封王大典是在永安大校场进行，太平天国的军民不必说，就





是永安城的百姓也都出门去瞧热闹。

杨秀清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都按天国新官制穿起了相应的黄缎绣龙袍，他们袍上绣龙的多少代表了品级身份。

当日的典礼官是陈承瑢，他的侄子就是后来的英王陈玉成。尽管陈承瑢等人引经据典出好些

纂文缛节的礼节，但洪秀全和杨秀清却难他十分赏识。

陈承瑢为天王洪秀全宣读封王诏旨，封杨秀清为东王，肖朝贵为西王，冯云山为南王，韦昌辉为北王，石达开为翼王。东王以下所封诸王，都受东王节制。

在礼炮声中，洪秀全坐在黄罗伞下，上天承命而君天下的感觉越发强烈。从他本心来讲，封王是极不情愿的，但为了能笼罗人心，只好妥协。让东王节制诸王，这是洪秀全的决定，杨秀清没有对他施加压力，冯云山也没有参加意见。他虽然觉得这样做委屈了冯云山，但觉得杨秀清能征惯战，颇有谋略，不能不倚

